

意林
轻文库



萌萌
部落
系列

007

皇城第一偶像天团

七弦弄月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意林
轻文库



萌萌
部落
系列

007

皇城 第一 偶像天团

七弦弄月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城第一偶像天团.3/七弦弄月著.--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8.9

(意林·轻文库·萌萌部落系列)

ISBN 978-7-5585-2672-5

I. ①皇… II. ①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5509号

皇城第一偶像天团 III

HUANGCHENG DI-YI OUXIANG TIAN TUAN III

出版人	刘刚
总策划	阿朱
特约策划	师晓晖
执行策划	张星
责任编辑	吴强 王婷 孟健伊
图书统筹	蓝曦悦
特约编辑	丁旭
绘图	天吟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李成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字数	300千字
印张	13
版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刷	河南文华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130021
电话	0431-85678573

定价 2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电话:010-51908584

C o n t e n t s

目录



001 第一章 恨别离

021 第二章 却相迎

039 第三章 侍君侧

061 第四章 逃亡路

095 第五章 入东宫



C o n t e n t s 目录



- 119 第六章 相逢迟
- 145 第七章 见君王
- 161 第八章 暗潮生
- 175 第九章 戏中戏
- 191 第十章 旧忆醒



第一章

恨別離



那一日，九歌前往连云宫，向百里云初转达了皇帝要送她去靖国和亲的旨意，岂料李默的心腹赵同知却于中途突然求见，并带来了一个令人肝胆俱裂的消息。

“陛下令臣转告娘娘，前首席太医沈莘，近日被查出曾与叛臣墨祈勾结，暗中协助萧王造反的铁证，已于一个时辰前被赐鸩酒，自裁于府邸之中。”

突如其来的噩耗，犹如晴空霹雳，霎时令九歌一阵目眩，她猛地扶住桌角稳住身形，惊诧地重复着：“你是说，陛下赐死了沈太医？”

“千真万确，是由锦衣卫成员亲自执行的。”

若由锦衣卫执行，他们必将亲眼看着沈莘断气方罢休，换句话讲，沈莘绝无生还的可能。

皇帝轻而易举的一道旨意，就此了结了沈莘的性命，也让百里云初彻底死心。

这便是故事的结局，无须再觉得不舍为难，因为最后的牵挂也失去了。

百里云初呆立良久，脸色苍白，眼神茫然，仿佛还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九歌过来触碰到她的手，她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蓦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

“百里华渊——”她泪如雨下，发了疯一般朝门外冲去，“无良昏君！我要杀了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赵同知。”九歌单手箍在百里云初腰间，也不顾对方将自己的手背都抓出了血痕，将其强行扯回原地，随后冷冷地看向赵同知，“派人看好三公主，和亲在即，不要让公主做出什么伤害自己的事情。”

赵同知恭敬颌首：“遵命。”

“若是公主出了什么差错，本宫就要了你的命。”

“请娘娘放心，臣定当嘱咐手下人，寸步不离地看护三公主。”

“很好。”

九歌转身拂袖而去，任凭百里云初在身后哭着呼唤自己的名字，硬是狠心没有回头看上一眼。

她穿过雕花回廊一路疾行，长发在夜风中墨卷如云，纠缠着遮住了眉眼，也掩去了此刻所有难抑的哀恸神情。

眼前恍然浮现出沈莘昔日温文尔雅的笑容，她想起他惯常轻声问自己的那句“小九，需要我做什么”。



尽管他素来温和寡言，是五人组中最低调的那一位，但身为挚友，只要她有需要，无论何时，他总会挺身而出，鞠躬尽瘁毫无怨言。

可她却什么都来不及为他做，甚至都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就得到了他的死讯。

池畔假山挡住头顶月光，使她整个人都隐在了阴影之中，九歌停住脚步，缓缓地蹲下身去，抬手捂住了脸。

冷静的伪装在此全然卸下，她蹲在寂静无人的角落里，终是浑身颤抖泣不成声。

往昔往矣。

自那之后，九歌再见皇帝，依旧是一副和风霁月的模样，看不出任何异常，她也没有提及任何关于沈莘的事情，仿佛那只是皇城无数逝去的人命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条罢了。

然而唯有雁霓知晓，九歌内心的恨意有多深，她每每看到九歌坐在窗边，眼含泪意地望着窗外出神，都不免觉得悲伤。她很想为九歌做些什么，却又不知该做些什么才好。

“我暗中打探过了，锦衣卫成员在监督行刑之后，就将沈太医丢到了西郊的乱葬岗。”她坐在九歌旁边，拿针绣着衣襟上的花纹，迟疑许久，这才决定开口，“红叶阁的兄弟们后来去了一趟，可没有找到尸体，不晓得究竟埋在了哪里，所以……”

所以，想要重新给沈莘安葬立碑，都没有机会。

心口如灼烧般疯狂疼痛着，九歌向后靠在帽椅里，脸上的表情却无悲无喜，平静而未起波澜：“嗯，辛苦你了。”

“你想哭，可以在我面前哭，不要强忍着。”

“你不懂的。”九歌缓声道，“我已经没有眼泪了。”

雁霓沉默不语。

九歌忽而叹息：“你知道吗？连云宫昨夜传来消息，三公主派人告知皇帝，说为了绥国和靖国的长久安宁，自己同意和亲。”

“嗯……我知道。”

可想而知，百里的初会做出妥协不再反抗，已然已是万念俱灰，不再怀有任何期望。

惯常笑靥如花的皇家著书人，天真烂漫的三公主殿下，最终还是败给了这无常世事，再也不能与心爱之人遍观天下美景，携手共度此生了。

九歌道：“等公主离开绥国后，我从此便真的孑然一身，再也没什么可失去的



了。”

墨析受尽酷刑后被她设计送离了皇城，连她也不知他如今身在何处，而他也被药物抹去了有关她的所有记忆；百里子潇被发配到雁南山守皇陵，永世不得再踏进皇城半步；沈莘被赐死，百里的初远行，当初把酒言欢的挚友们散落天涯，从此再无重聚之日，她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雁霓安慰似的伸出手去，握住了她冰冷的手指：“前面的路还长着，就算再艰难你也要继续走，我会永远陪着你。”

“我不相信永远，雁霓。”九歌略显自嘲地笑了笑，“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永远的，况且我也不能让你永远陪着我，你的人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选择。”

“那你的人生呢？你要如何选择？”

她慢慢阖上眼睛，掩盖了那一瞬间全部的情绪：“我若有选择的余地，便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苟延残喘了。”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只要她一天不死，就片刻也不会放弃复仇的心思，爱人与挚友所受过的伤害，她终将十倍奉还给皇帝。

天边晚霞渐沉，夕阳西下，夜幕再度降临了。

百里的初离开皇城远赴靖国那一日，皇帝并未派人通禀就来到了景阳宫，彼时九歌正坐在桌旁翻看着一本古籍，见他突然出现，笑意盈盈地起身相迎。

“陛下今儿个怎么有空过来了？臣妾事先也没接到消息，都来不及泡壶好茶。”

“朕是来看你的，又不是为了那壶好茶。”百里华渊很自然地牵起她的手，与她一同坐下，“九歌，还有半个时辰，三妹就要启程前往靖国了，你不想去送送她吗？”

九歌面色波澜不惊，她柔声反问：“陛下觉得，臣妾应该去送一送？”

“据朕所知，三妹在宫中素来没有什么亲近的朋友，你应该算是她唯一说得上话的人了，去道个别也在情理之中。”

不，她原本也有过挚交好友，只是都被你毁了而已，而你如今摇身一变，却仿佛成了天底下最悲悯无私的人。

但九歌最终什么都没说，只浅浅笑着应了一句：“陛下讲得在理，既然如此，那臣妾就去送三公主一程吧——陛下可要一同前往？”

百里华渊平静摇头：“朕还有奏折要处理，这便要回承德殿了，脱不开身。你代朕去一趟，将心意带到也就罢了。”

然而事实却是，他深知百里云初恨自己入骨，此刻最不想见的就是自己，所以就
算他去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倒不如永远不相见。

九歌温顺应着：“臣妾明白，臣妾定会向三公主转达陛下的心意——雁霓，我们
走。”

雁霓恭谨颌首，默默跟在她身后出了景阳宫大门，直到确信自己已经走远，彻底
脱离了百里华渊的视线，这才低声开口。

“九歌，红叶阁成员那边，我已打好招呼了。”

这是两人之前早就立下的约定，若不能改变让百里云初和亲的事实，就设法依靠
红叶阁的力量，在中途救下百里云初，总之不能任由百里云初嫁给陌生的君王，凄苦
了一生。

“嗯，替我谢谢兄弟们。”

“等依照计划，在靖国境内劫走公主之后，你希望他们把公主送到哪里去呢？”

“就随公主的心愿吧，越远越好，别让任何人找到她。”

雁霓叹了口气：“我明白了。”

青龙门外，金顶花轿已备好，送亲队伍整装待发，百里云初一袭鲜红嫁衣迎风而
立，遥遥望向远方，仿佛在等着谁。

直至侍女琳琅提醒她时辰到了，她这才略显失落地转过身，岂料就在那一瞬间，
她隐约听到了急促的马蹄声，眼底霎时便有了光亮。

她回眸，恰好见九歌飞身下马，下意识唤道：“小九……哦，皇后娘娘。”

明明盼了这么久，只求临行前再见对方一面，可当九歌真的来了，她面对着年轻
的皇后，却如鲠在喉，只剩沉默。

九歌径直走到她面前，眸底隐有水光浮动，可笑容依旧端庄优雅，瞧不出任何悲
伤的痕迹：“听闻公主今日启程，本宫想着，无论如何都应前来为公主饯行，愿公主
此后顺心如意，万事皆安。”

百里云初一瞬不瞬地注视着她，带着些哭腔问道：“除此之外呢，就再也没什么
话要对我讲了吗？”

“传闻靖国全民尚武，风气定比绥国野蛮许多，还望公主将来收敛脾性，凡事莫
要冲动莽撞，学会珍重自己。”

“还……还有呢？”

“还有……”九歌平静道，“公主，你该上路了，别误了好时辰。”

一滴泪终于淌过百里云初脸颊，她红着眼眶点头，神色凄凉而无助：“我知道，自己留在皇城里，终究会成为你的累赘。这样也好，从此以后你不必再有任何顾虑，当可母仪天下，替我们好好地过完这一生。”

话音未落，她忽觉腰间一紧，人已被九歌搂进了怀里。

九歌贴近她耳畔，语气极轻且温柔：“记住，这一路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要怕，有人会为你安排好一切。”

“你……”

“我唯一能给你的，只有自由了。”

说完这番话，九歌若无其事地松开了手，她认真端详着百里云初，仿佛要将对方的模样深深刻在心里，而后从容地在百里云初肩头轻轻一推，微笑示意：“公主，我们就此别过。”

此次分别，或许就意味着山高水长，后会无期，她别无所求，只希望自己最疼爱的小公主，能在未来的岁月里，找到并拥有真正的幸福。

相交多年，两人之间一直存在难言的默契，那一刻，百里云初已懂得了九歌的用意，她眼睁睁看着九歌头也不回地远去，直到那袭烟色宫装消失在马蹄扬起的尘雾里，终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小九……”她轻声喃喃，“我们一定会再见的，我会……永远等着你。”

花有重开日，人有重逢时。



从青龙门回返景阳宫的这一路，九歌始终沉默着策马飞奔，谁知临近宫门的时候，却有位陌生少女突然出现，伸开双臂挡在了前面。

她忙勒紧缰绳，胯下骏马清啸一声高抬马蹄，总算在距离对方半米之处堪堪停了下来。

身后雁霓见状忍不住斥责道：“大胆！连皇后娘娘的去路也敢拦，不要命了？”

那黄衣少女伏身跪拜，一字一句掷地有声：“臣女张明婉，特为家父一事前来，恳请娘娘念在往日同朝为官的情谊上，开恩施以援手，救家父一命！”

九歌颇为疑惑：“你的父亲是哪位？与本宫很熟悉吗？”

“家父是前右侍郎张谦，娘娘一定认识的。”

“哦，原来是张侍郎啊。”九歌不禁轻笑，她当然认识张谦，想当初张谦还妄图撮合她和自己花心的次子张明远，给她添了不少麻烦，“本宫倒没听说过，张侍郎家中还有个女儿——抬起头，让本宫瞧瞧。”

张明婉依言抬头，眉目清丽而略带英气，美得不落俗套，且神情坦然从容，并无惧色，这倒让九歌对其莫名生出了几分好感。

“你的气质很出众，跟你父亲似乎不太一样。”

“娘娘过奖了，臣女愧不敢当。”

“既是有事要讲，那就随本宫进殿吧。”

待两人来到内殿，九歌屏退了所有宫人，吩咐雁霓关上殿门，这才淡声问道：“张侍郎在朝中出了什么事？本宫如今深居后宫，先前并未听闻。”

张明婉黯然垂眸：“臣女二哥前不久在归林酒坊醉后杀人，家父包庇了家兄的罪责，企图给死者家属一笔赔偿以了结此事，却遭到拒绝。他本想派人暗中将死者家属一并杀掉，但雇来的刺客尚未得手，就被闻讯赶来的锦衣卫捉拿，事情败露，家父和家兄已被陛下打入天牢，择日发落。”

“又是张明远惹的祸？张侍郎有这么个不成器的儿子，也真是作孽。”九歌无奈摇头，“陛下自登基之后，尤其重视对律法的整顿，你父兄二人如此公然藐视大绥律法，这次怕是活不成了。”

张明婉瞬间红了眼眶，她朝九歌深深一叩：“臣女晓得家父和家兄罪无可恕，但毕竟父女一场，情分犹在，臣女实在不能坐视不理！求皇后娘娘设法保家父一命，臣女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绝无半句怨言！”

九歌叹了口气：“你当真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吗？”

张明婉重重颌首：“没错。”

少女哀婉却又坚决的眼神打动了九歌，她没想到张谦虽然愚蠢糊涂，却有个如此重情义的小女儿，这大约也是他上辈子积的福分了。

“你起身吧。”她看向张明婉，语气柔和了不少，“你先安心回去，本宫会尽量想办法。”

她既然这样讲了，就意味着会酌情帮忙，张明婉眼神微亮，顿时像是看到了希望：

“多谢娘娘！”

九歌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即起身离开，张明婉立于原地，出神地目送她裙袂翩跹潇洒远去，久久未挪动半步。

繁星当空，夜已深沉。

杯中清茶仍氤氲着雾气，百里华渊轻啜一口，不着痕迹地朝旁边的雁霓投去一瞥，这才含笑看向坐在对面的九歌：“那日送别，三妹可有对你说些什么？”

九歌将盛有桂花酥的碟子推向他，半真半假地回答：“公主说，希望臣妾母仪天下，替她平安喜乐过好这一生，只是臣妾不解，她为何会有此一言。”

“三妹本是著书人，多愁善感也属常事，你不必太往心里去。”百里华渊拍了拍她的手，带着些安抚的情绪，“她身为公主，从小锦衣玉食受尽宠爱，如今要离开绥国嫁往靖国，难免悲伤自怜。殊不知，为了两国和平，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能委屈她了。”

九歌莞尔：“陛下何必同臣妾解释这些？旁人不懂也就罢了，莫非臣妾还能不懂陛下的良苦用心吗？”

百里华渊欣慰颌首：“朕原本以为，三妹远嫁，你会因此对朕心存怨气。”

“陛下言重了。”她柔声道，“臣妾坚信，陛下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有道理，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臣妾永远都会站在陛下这一边。”

两人对视片刻，他蓦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很随意地引开了话题：“对了，朕还有一事要告知你。”

“陛下请讲，臣妾洗耳恭听。”

“最近边境不甚太平，为避免白狄族与靖国勾结，扰我绥国安定，朕打算采纳你的建议，令长公主与白狄族族长和亲，以作权宜之计。”

“陛下英明。”九歌樱唇微勾，露出了极浅的笑意，“能为绥国的江山社稷出一份力，想来长公主也不会拒绝的。”

“连三妹都嫁往靖国了，朕相信，宁儿无论如何都没有拒绝的理由。”

他将他杯中茶水重新斟满，语调婉转：“那么长公主的嫁衣和嫁妆，就由臣妾亲手置办吧。”

“会不会太辛苦你？”

“怎么会呢？能为陛下分忧，是臣妾的荣幸。”

“你素来这么贴心。”

百里华渊一招手，九歌便乖巧起身来到他面前，与他十指交扣，她依偎在他怀里，听他说着那些早已听腻的缱绻情话，视线却始终望向夜色朦胧的窗外，眼神寂冷。



在百里宁即将离开皇城的前一天，九歌亲自去了一趟尚衣局，取走了绣好的嫁衣。凤穿牡丹，极细致的手艺，极美好的寓意，只可惜，嫁衣的主人未必觉得幸福。

“我听说，自百里宁接了圣旨，从天牢被送回宛宁宫后，每天都要发一回疯，饭也不吃药也不喝，把殿中能砸的东西都砸了，嚷着要见皇帝，可皇帝一次都没去过。”

九歌听了雁霓的话，不禁哂笑：“她对百里华渊而言，不过是一枚容易操纵的棋子，如今已经没有了利用的价值，自然可以随意丢弃，又怎么会去见她？”

雁霓摇摇头：“只是可惜了这么美的嫁衣，一想到要给那个恶毒的女人穿，我就觉得恶心。”

“不必太在意。”九歌平静地回答，“毕竟嫁衣越美，就越像是烧在百里宁心底的一把火，令她痛苦不堪。”

“唔……”

“等喝完这杯茶，你便陪我去宛宁宫，见她最后一面吧。”

“好。”

傍晚，落日余晖将半边天际染成绚丽金色，九歌乘着凤辇来到宛宁宫门前，见宫中侍女慌忙要去通禀，淡然唤住了对方。

“免了，本宫自己进去就好。”

随行的侍女宦官们，穿过雕花回廊，将凤冠嫁衣和琳琅满目的嫁妆，依次端进百里宁寝殿，九歌示意他们都退下去，说自己有话要与长公主单独讲。雁霓很谨慎地凑近她耳畔问：“不需要我留下吗？万一那女人发起疯来，刺你一刀怎么办？”

九歌轻笑：“当初她为什么能顺利刺我一刀，你不清楚缘由吗？放心，不会有事的，你在外面候着，别让任何人进来打扰。”

“嗯，我明白了。”

雁霓转身出殿，临走时还不忘将殿门关好，九歌点亮了殿内的烛灯，她举步前行，通过急促而沉重的呼吸声，找到了坐在屏风后面的百里宁。

百里宁鬓发散乱，衣衫单薄，赤脚坐在冰冷的地面上，紧紧抱住自己的双膝，完全是一副紧张防备的姿态。她缓缓抬头，布满血丝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九歌，苍白面容因恨意而变得扭曲，哪里还有半分雍容端庄的影子？

“裴九歌。”她沙哑着声音，恶狠狠道，“你还敢来见我？”

“本宫为什么不敢来见你？”九歌微笑着，丝毫不以为意，“本宫是来向长公主



道喜的，嫁衣和嫁妆都已送到，明日长公主就要离开绥国，远赴西北边境，与白狄族和亲了。”

可想而知，“和亲”二字无异于扎在百里宁心头的一根刺，她瞬间就被激怒了：“和亲？我绝不同意和亲，我才不要去那野蛮荒凉的地方！”

九歌俯下身去，不顾她拼命挣扎，强行撩开她的衣袖，露出了雪白肌肤上那些不易发现的细小针孔：“刑罚残酷却不露痕迹，锦衣卫的高明手段，本宫是很了解的，想来长公主前段时日，在天牢里也吃了不少苦头，现在你总算能重拾身为公主的尊严，风风光光嫁去白狄族，又有什么不愿意的呢？”

“风风光光？说得这么好听，你怎么不嫁？”百里宁怨怼地瞪着九歌，恨不得用眼神将九歌千刀万剐，“我之所以会沦落到这种地步，都要归功于你给皇兄吹的枕边风吧？没想到皇兄那么聪明的人，竟也会被感情蒙蔽双目，轻易信了你这个狡猾的贱人！”

九歌似笑非笑答道：“和长公主昔日的手段比起来，本宫甘拜下风。”

“其实有些事，你根本就没忘记吧？”百里宁沉默许久，脸上逐渐浮现起几分恍然之色，“裴九歌，有人说你重伤之后性情大变，连带着之前的许多事都不记得了，但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长公主在说什么？本宫似乎听不太懂。”

百里宁咬牙切齿道：“你从来没有忘记过墨祈！哪怕墨祈已经死了，你心里也还是想着他，依然怨恨着皇兄！你假意留在皇兄身边，就是为了伺机报复皇兄——我要见皇兄，我要揭穿你这贱人的真正面目！”

她霍然起身，跌跌撞撞朝殿外跑去，岂料中途被九歌扯住衣领扔回了原地，狼狈不堪地摔倒。

九歌在她面前蹲下身来，唇边含着轻嘲的笑意，眼神却冷厉：“看来长公主还真是在牢中待了太久，有些神志不清了，陛下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听你讲这些莫须有的胡话？”

百里宁悲愤莫名：“你骗得了皇兄，却骗不了我！我就不相信，你午夜梦回时不会想起墨祈，他为你而死，你却当了绥国的皇后，你良心都不会疼的吗？”

“墨祈是乱臣贼子，死有余辜，和本宫又有什么关系？”九歌的语气波澜不惊，“虽然不明白长公主为何对墨祈念念不忘，但已死之人，长公主就不要再替他忧心了，还是想想自己的前路吧。”



“我的前路，难道不是被你断送的吗？”

“公主言重了，本宫没那样的好本事，你的前路，是被你亲手断送的。”九歌冷笑着朝身后一指，“不过陛下也算对公主仁至义尽了，不仅请了锦绣楼最好的绣娘来缝制嫁衣，还亲自挑选了许多奇珍异宝作为陪嫁，公主你应该心怀感恩才是。”

“心怀……感恩？”

“是啊！”九歌凑近她耳边，一字一句宛如絮语，“长公主即将重蹈三公主的覆辙，成为白狄族族长之妻，远离故土，在蛮荒之地度过余生，这难道不是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吗？”

身陷天牢固然痛苦，倘若嫁往蛮族，从此伴随自己的，便只有边境呼啸的无边风沙，和不爱的人过一辈子，生与死还有什么区别呢？

然而这一切都是不可挽回的，是她无力更改的命运，多么讽刺。

百里宁蓦然神经质地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泪流满面，她一把推开九歌，摇晃着站起身来：“裴九歌，你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了吗？笑话！”

九歌从容地注视着她，仿佛是置身事外的听书人，不会被牵动半分情绪：“打败你？在本宫眼里，你根本不配作为对手。”

“你少在这装腔作势了！”百里宁嘶喊着，“我这一生都没活好，走错了路赌错了人，但也绝不是任你们摆布的傀儡！”

那一刻，九歌眸中锐光隐现，她已经预料到了百里宁要做什么，可她完全没有阻止，就这么眼睁睁看着百里宁一头撞向墙壁，玉面染血，当场气绝身亡。

她走上前去，抬手一探百里宁鼻息，在确认对方呼吸停止后，这才不紧不慢地起身，把殿外候着的雁霓叫了进来。

“去告诉陛下，就说长公主拒不和亲，撞墙自尽了。”

雁霓朝里面瞥了一眼，颇感意外，压低嗓音问：“真死了？”

“当然，别这么看着我，我没动手。”

“我明白，杀她还怕脏了你的手。”雁霓点点头，“死得好。”

一步错，步步错，早在百里宁当初决心暗害东厂、给墨祈下蛊的时候，她就该料到了自己今日的结局。

罪孽深重，迟早是要偿还的。



毋庸置疑，百里华渊接到百里宁的死讯之后，连晚膳都没用，着实烦心了很久。他倒不是因为同百里宁兄妹情深，真心为她的死而感到悲伤，只是在头疼和白狄族的和亲问题，毕竟按照原计划，百里宁明日就该启程了。

九歌坐在他身边，默不作声地观察着他的神色，半晌婉声道：“陛下，是臣妾的错，臣妾没有想到长公主的恨意竟如此深，所以没来得及阻止……”

“不是你的错，朕明白。”他叹了口气，“其实朕先前也担心过，凭借宁妹的个性，难免在启程当天闹出些乱子，只是没料到，她居然选择了自尽。”

“或许在长公主眼中，离开生她养她的故土，嫁给蛮族首领，是比死亡更难以接受的事情吧。”

百里华渊烦恼地揉着眉心：“可她这么不负责任地一死，朕要如何给白狄族一个交代？”

九歌将手覆上他的手背，温柔开口：“臣妾倒有一可行之策，只是不知陛下是否准许。”

“但讲无妨。”

“前些时日，罪臣张谦的小女儿张明婉来找过臣妾，求臣妾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饶恕她父亲一条性命。当时臣妾并未理会，将她打发了回去，此刻想来，也许这就是事情的转机。”她不疾不徐道，“那张明婉人如其名，生得明艳动人、气质脱俗，比起皇家之女也没有差到哪里去——依臣妾看，不如赦免了张谦的死罪，令张明婉感念陛下的恩德，心甘情愿代替长公主嫁往白狄族。”

百里华渊眼神微亮：“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那么宛宁宫那边……”

“臣妾已提前吩咐过了，秘不发丧。”

“你总是这样懂朕。”

九歌嫣然一笑：“替陛下分忧，原是臣妾分内之事。”

他在她手指上落下一吻，正欲再说些什么，忽听殿门轻响，抬头见雁霓端着糕点和汤羹走了进来。

雁霓将精致的瓷碟瓷碗一样一样摆在桌上，而后恭敬行礼，声音婉转悦耳：“娘娘心疼陛下没用晚膳，特意吩咐御膳房准备了陛下最爱吃的杏仁酥、金糕卷和龙眼肉粥。”